

【若有所思】

黄叶的思悟

□戴永夏

济南四里山的黄叶闻名遐迩。山上的黄栌，山下的银杏，一到秋末冬初，便及时地改换容颜，由绿变黄，展现出本真的大美；继而应着朔风的呼唤，纷纷飘落，奔向灵魂的故乡……

我有幸住在四里山附近，有机会常去登山。每到黄叶烂漫时，我便邀友或独行上山观赏黄叶。个中的美感佳趣，令我的心灵为之震撼。

观赏黄叶，适合在明丽的晴日。此时来到山前，但见晴空高阳之下，宽阔的银杏林带沿山伸展，树树黄叶连绵成片，飞彩耀金，如同霞云轻浮，黄龙蜿蜒。近看，每棵银杏树上金叶纷披，那一张张扇形的叶片，仿佛是无声的小精灵。那浓烈的黄色，不只是阳光所聚、重霜所染，更凝结了时光轮回中一个完整片段：清风明月，阴晴冷暖，迷雾细雨，冰雹雷电……令人情不自禁想起古人那些咏赞黄叶的佳句：“四面寒云烟树晚，一林黄叶寺门开。”“晚趁寒潮渡江去，满林黄叶雁声多。”“数听清磬不知处，山鸟晚啼黄叶中。”“丹枫江冷人初去，黄叶声多酒不辞”……诸如此类，林林总总，多角度写出了黄叶的风姿绰约。最值得称道的，是清初著名诗人王莘的咏黄叶诗句。这位济南老乡特别热爱家乡，尤其热爱四里山的黄叶。为了能跟黄叶“亲密接触”，他曾结庐四里山的黄叶林中，跟黄叶朝夕相处，写出《秋居赤霞山庄感咏》《南园》等咏黄叶的诗文。在他死后，后人按照他的遗愿，将其埋骨四里山下，伴着黄叶长眠。他的“黄叶下时牛背晚，青山缺处酒人行”“乱泉声里谁通履，黄叶林间自著书”等名句，既写出了四里山的黄叶之美，也写出了对黄叶的挚爱之情，其意境之优美、词句之新颖、情愫之高洁，都十分少见，让另一位济南籍诗人、一代诗宗王渔洋见了为之倾倒，对他的黄叶诗大加赞赏，并赠予其“王黄叶”的美名。

晴日的黄叶固然美丽，风中的黄叶也别具风采。看吧，飒飒西风里，无数黄叶坦然辞别母体，如同一只只黄色的蝴蝶随风飘舞，飘向空中，飘向原野，飘向远方，飘向往昔，也飘向人们的记忆深处，使人不由想起那些与黄叶有关的故事……唐代大诗人李白仗剑天下，游历四方，身在异乡，孤独寂寞，当他见到秋风中飘零的黄叶时，颇为感伤，便把自己的命运跟黄叶紧密联系在一起，长叹道：“落叶别树，飘零随风。客无所依，悲与此同。”

风中的落叶飘零无依，而自己的命运也像这落叶一般漂泊不定，命运多舛。飘落的黄叶，更增添了他的悲愁。

当然，黄叶带给人的并不只是消极悲观，它也能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。美国作家欧·亨利的小说《最后一片叶子》中写了这样一个动人的黄叶故事：在一群穷困落魄的艺术家居住的大楼里，住着一位饱受贫穷、失恋和病痛折磨的年轻女画家。这年深秋，她病倒了，每天看着窗外对面墙上的一棵常青藤上的叶子，在不断地由绿变黄、随风飘落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也跟这叶子一样朝不保夕……最后树上只剩下摇摇欲坠的一片黄叶，她便想，也许用不了一两天，这一片叶子就会被风吹掉，而自己恐怕也难以度过这个秋天……这天晚上，风雨大作。第二天，女画家再看对面墙上，发现那片黄叶依然傲风凌寒，坚守在藤上。它的顽强生命力给了女画家很大鼓舞，她不仅度过了萧瑟的秋天，还度过了寒冬，直到春天来临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后来，她才知道那片不落的黄叶是一位好心的老画家为鼓励她与命运抗争，偷偷画上去的……在这个故事中，黄叶成了女画家的精神支柱，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。

小小的黄叶是坚强的，也是智慧的。当寒凉的雨丝轻轻飘下时，带雨的黄叶显得更加清新，也更加深沉，仿佛是一位冷静的哲学家，正在低头沉思。它想到它的过去——从春到秋，从嫩到老，由绿变黄，在生命的每个阶段，它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，每天把充足的阳光变成丰富的营养。它也在思索自己的归宿——当大限将至，应该离开的时候，它无怨无悔地辞别枝头，离开母体，心甘情愿地化为泥土，把美好的祝福留给来年的绿叶……这就是渺小而又平凡的黄叶，它不恋绿枝，不贪安逸，它融入泥土，化作春泥，是为了孕育新的生机，供养新的生命。它一生平平淡淡，始终充当陪衬的角色，然而它终生都在无私地付出、默默地奉献。

雨中的黄叶，引人感悟，发人深思，也让人浮想联翩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，个人的存在亦如一片黄叶。你可以渺小，可以平凡，但不能自暴自弃。当生命之花开放的时候，就认认真真地开；该落的时候，就坦坦荡荡地落。这样，一生即使短暂，也达到了永恒。这，就是生命美的真谛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【岁月留痕】

薯香

□李剑

又到薯香飘逸的时节。斜倚在窗边，我翻开高中毕业纪念册，春光同学的《焖薯翁》再次映入眼帘：焖薯翁，拣薪砌窑荒野中，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眼紧盯土窑洞……寥寥数语，生动地记载着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大田里焖薯解馋的欢乐时光。朦胧的画面里，还有一个名叫薯香的小姑娘。

我的家乡地处沂蒙山区东部，红薯是祖祖辈辈的“当家粮”。每年秋收之后，当割倒了大田的庄稼，刨出了地里的果实，原野几近空旷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帮小馋猫焖红薯、解嘴馋的最佳时节。

依照农时，彼时土地尚未耕耙，有的地块还起着垄，刚刚“放茬子”的田间地头遗留着许多小红薯，幸运的话，也能拾到个头大些的。节假日和课余时间，小伙伴们便迫不及待地相约寻找合适的焖烧“阵地”，为解馋作准备，当然，实在馋得慌了也曾逃学去过几次。记得离县城不远有座店水库，班里有两名同学家的责任田就在大坝下方不远处，许多时候，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土。焖红薯需要团队精神和配合意识，最好三人一组，分工很明确：一个负责砌窑、烧窑，这是个技术活，一般红薯焖熟后要奖励一个；一个负责拾柴火、拣坷垃；一个负责寻找地里遗下的红薯。

别看拣坷垃事儿小，但这里面学问也挺大，个头要有大有小，形状相对规则，一般以能攥在手心为宜，硬度、水分要适中，既要保证高温下不粉散，又要便于烧红了能敲碎。柴火呢，既要有树叶、纸张等易燃品作为引火，又要有树枝、树根这些耐烧物持续加热，若是时间和条件允许，能收集些果木作为柴火，焖出的红薯味道更佳。红薯多是在刨剩的地里拣的，以个头小的为主，如果拣到个头大的，还要分割开，便于放在窑里焖烧。窑窑的选址很有讲究，一般选在地头的上风口，先根据红薯的多少，在地里挖一个十多厘米深的土坑，留好的窑口对着风口，然后用拣来的坷垃自下往上垒砌成金字塔形，最顶端留出一个出气孔，便于充分燃烧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就可以点火了，烧窑期间可以继续寻找红薯。生着火后，我们就轮流扇风，不断加续木柴，二十分钟左右，看到坷垃的内层泛红，像火炭一样，就可以从出气孔往窑炉里填放红薯了。等放置就绪后把窑推倒，热坷垃覆盖在红薯上方，

【悠悠我心】

热乎乎的土炕

□蔡德周

每逢寒冬降临，总会想起老家那热乎乎的土炕。

早些时候，在我们家乡不兴睡床，各家都会在正屋的东间和西间盘上土炕。土炕还连着锅灶和烟囱，有助家里烧水、做饭。

盘土炕有窍门，有道理。如意的土炕，冬暖夏凉，锅灶好烧。土炕与锅灶是相连的，如果土炕盘得合理，锅灶的火势就会旺得很，做饭、熬粥、炒菜、煮地瓜当然是又快又好。从烟囱冒出的炊烟并不是顺顺溜溜排出去的，它要走一段艰难的路，其中还有重要关口。锅灶点火后，炊烟先是顺着过灶通道进入里间土炕下曲折的炕洞，然后，顺着屋山墙壁的倾斜通道进入烟囱再冒出。在这几段通道里，最重要的当数土炕下那些曲径通幽、峰回路转、长短不一的炕洞，一条条组成了迷魂阵。所以说，没有经验是不敢揽下盘炕这活儿的。

西胡同不识字的老爷爷盘炕可是内行，他盘建的土炕不仅能让锅底的火势旺、炊烟排出流畅，土炕本身热得快，关键是还能保证土炕牢固。村里好多人家都是请他去帮忙。那年初秋，村里有对刚成家不久、单独过日子的年轻人，白天做饭，锅灶往外倒烟厉害，呛得老婆直流眼泪；晚上，土炕不热，睡个觉也不舒坦。两口子很无奈，只好来请三爷爷帮着重

先用木棍敲碎，外层再用湿土掩埋，这样焖上半个小时，当湿土干燥，不再冒热气的时候，红薯也就焖熟了。小伙伴们眼巴巴地围坐在土窑旁，急不可耐地把窑土清理干净，扒出焖熟的红薯。大家一边啃着糯香甘甜的红薯，一边分享着各自听到的奇闻趣事。晚霞笼罩下的远山轮廓更加清晰秀美，水库里也是波光潋滟，红彤彤一片，大家互相瞅瞅尘土满面、衣衫不整的滑稽样，不由相视而笑。这时，焖红薯的香气弥漫在田野里，每个人的口中都喷着醇香，那种淡淡的炭火味和红薯的甜蜜，至今仍在我心头萦绕。我想，这应该就是故乡深秋熟悉的味道。

记得那是一个黄昏，我正在地里寻找“目标”，遇到一个年纪六七岁、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小女孩，手提一只破旧的柳条筐，寒风中，明显感觉到她孱弱的身體在瑟瑟发抖。走近一看，筐底有几个大小不均的红薯。看见我走来，她有些惊慌失措，急忙用手护住筐子。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天快黑了，又这么冷，还不回家呀？”我关切地问。她上下打量我一番，怯怯地说：“我是起红薯时生的，叫薯香，后娘说了，要是拣不满这筐红薯，今天就不要回家吃饭了……”她的眼中浸着泪，一副可怜又无助的样子。我的鼻子一酸，连忙招呼砌窑的两个同学把找来的红薯都装进了她的筐子……薯香读懂了我们的善意，破涕为笑，露出了两颗俏皮的小虎牙。“谢谢大哥哥，俺爹还告诉我，薯香就是‘书香’的意思，等治好他的病，也让我去读书，将来和你们一样去考大学……”小姑娘一脸天真地告诉我们。望着她挎着筐子、一步三晃的背影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那天我们没能吃上烤红薯，但感觉很舒心，内心有一种助人为乐的愉悦。

中学六年，砌窑焖薯这简单而又有趣的活动，让我们一直乐此不疲，沉醉其中。但，后来没再见过薯香。我曾向村里人打听过，说是她随父亲闯东北谋生去了。屈指算来，如今她也该年近不惑了，祝愿她衣食无忧，归宿美好，书香常伴左右。

很想再约上几位发小故地重游，走进旧时光里，走进成熟而又泛着纯真的深秋，找回当年“焖薯翁”的感觉，回味那份浓郁甘醇的薯香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散文集《岁月流过母亲河》）

新建土炕。三爷爷来了，他先是把土炕的基础做了调整，由原来平平的改为前低后高，接着又在屋山墙烟道口的底端横挡着垒了一道大土坯，三爷爷说：“这样做是防备烟囱倒风和跑热量。”看着没什么特别，也不复杂，但按三爷爷的布局把土炕建好后，锅灶点火一试，呼呼地往土炕里窜，根本用不着拉木箱，烟囱的炊烟当然也顺畅得很，在烟囱口探出头逗留一会儿，翻一个身直冲云霄……不一会儿，土炕开始热乎乎了，家里的大狸猫也不等铺上苇席，早在炕头上打起了呼噜。

隆冬数九，雪花飘舞，热土炕头上坐着几位妇女，有的在掐草辫，有的在编织提篮、花垫。她们拉着家常，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吕剧《姊妹易嫁》或评书《杨家将》，笑声阵阵，细语连连，一天下来收获满满，零花钱转眼也赚到手了。

记忆深处，有个小学生坐在土炕上的小木桌旁，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……”阵阵童声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冀从糊着草纸的木棍窗传到庭院，飞到四野。40多年后，当年那个孩子已成家立业。他永远记得，朴实慈祥的三爷爷一生有句口头禅：帮人是正道。

土炕有自己的生命，也会衰老，但它的余温永远留在百姓家，也留在我心里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）